

新學小文庫
第一集

朱經農
沈百英
主編



宇宙洪荒
日月盈昃
辰宿列張
寒來暑往

天地玄黃
宇宙洪荒
日月盈昃
辰宿列張
寒來暑往

六年級國語科

短篇小說選

第四冊

編著者 李克農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短篇小說節選

第四冊

一、劉小官雌雄兄弟

明朝宣德年間，有一個老者姓劉名德，住在河西務鎮上。這鎮在運河之旁，有數百餘家，沿河爲市，離北京有二百里左右，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道，舟楫聚泊如螻蟻一般，車音馬跡日夜絡繹不絕。劉德夫妻兩口，年紀有六十多歲，並沒有子女。家產有幾間房屋，數十畝田地。門首開着一個小酒店兒。劉公平日好善，交易既然公平，且又極肯周濟別人的緩急。因此一鎮的人無不敬服，都稱他爲劉長者。

一日正是隆冬天氣，朔風凜冽，彤雲密佈，降了滿地大雪。劉公煖了一壺熱酒，夫妻兩個向火對飲，吃了一回，起身走到門前看雪景。只見遠遠一人背

着包裹，同一個小廝迎風冒雪地走來。看看將近，那人忽撲地一交跌在雪裏，小廝便向前去攙扶。年小力微，用力一拖，反向下邊跌去，滾做一堆。二個人爬了好一回，方纔得起。劉公擦着老眼看時，見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兒，行纏絞脚，入搭麻鞋，身上衣服甚是襤褸。這小廝倒也生得清秀，脚下穿一雙小布楦靴。那老兒把身上的雪兒拂淨，向小廝道：『兒！風雪甚大，身上寒冷，行走不動。這裏有酒賣，且買一壺來煖煖肚再走。』說着便走入店來，向一副桌椅上坐下，把包裹放在桌上，小廝坐在旁邊。劉公問明了，去煖一壺熱酒，切一盆牛肉，兩碟小菜，兩副杯筷，做一盤兒托過來擺在桌上。小廝捧過壺來斟上一杯，雙手遞與父親，然後斟與自己。劉公見他年幼有禮，不免便向那老兒問起這小廝纔知道他正是老者的兒子，乳名申兒，年纔十二歲。劉公又問老兒尊姓，到那里去？爲什麼在風雪中行走？那老兒答道：『老漢方勇，是京師龍虎衛軍士，原籍山東濟寧，今要回去取討軍裝盤纏，不想下起雪來。』問主人家尊姓。劉



公答以姓劉，招牌上近河是賤號。又道：『濟寧離此尚遠，如何不尋一輛車兒，卻受這般辛苦？』老兒答道：『老漢是個窮軍，那裏僱得起車輛？只得慢慢的捱去。』劉公邊談邊看時，只見他單把粗菜佐酒，那盤牛肉全然不動，問他奉齋嗎？卻也並不，那麼爲什麼不吃些肉兒呢？老兒答道：『實不相瞞，身邊川資短少，吃粗菜飯兒還恐走不到家。假使吃了這樣大菜，便去了幾日的口糧，以後怎能到得家裏呢？』劉公聽他說得這樣窮乏，心中不禁慘然起來，便道：『

這般大雪，腹內得些酒肉還可以擋得住風寒。你只管吃，我這裏不算你帳。」老兒只當他是說笑，劉公卻道：「不瞞長官說，鄙處這裏比別家不同。假使過往客商偶然缺少銀子，我決不和他們較量。長官既然沒有川費，只算我請你就是了。」老兒見他果真誠懇，便道：「多謝厚情。只是無功受祿，不當之至。老漢轉來定當奉酬。」劉公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這些小東西值得什麼，怎麼說要奉酬的話？」老兒方纔舉筷。劉公又盛過兩碗飯來道：「一發吃飽了好行路。」老兒道聲謝。父子兩人正在飢餒的時候，拿起飯來狼吞虎嚥，吃得很快。劉公又叫媽媽泡兩杯熱茶來吃了。老兒便向腰間取出銀子來要付飯錢，劉公連忙推住道：「剛才說過是我請你的，如何又要銀子！這樣說倒像我說法要你買這盆肉了。你且留下到前邊去用吧！」老兒不客氣地住了手，千恩萬謝，背着包裹作別趕路。

老兒父子走出門外，只見雪越發大了，兩個人被寒風一吹，倒退了幾步。

小廝道：『爹！這樣的大雪，怎樣好走呢？』老兒道：『是沒奈何呀！且捱到前邊尋個宿店歇了。』小廝眼中流下淚來。劉公心中不忍，說道：『長官，這般風寒大雪，有什麼急事，一定要受此苦楚？我家空房牀鋪儘有，何不就此安歇？等天晴了再走也不算遲。』老兒道：『假使這樣，真是打攪不當。』劉公道：『說那裏話？那個人是頂着房子走的？快些進來吧！不要打溼了身子。』老兒帶了小廝重新進門。劉公領他們到一間房裏，把包裹放下。牀上蓆子草薦都有，劉公還恐他寒冷，又取出許多稻草放在上面。老兒打開包裹，拿出被褥鋪下。此時天氣尚早，整頓好了同小廝走出房來。劉公已把店面關好，同媽媽向火。看見老兒出房，便叫道：『方長官，你若冷時，有火在此，烘一烘，煖活也好。』老兒見劉媽媽在那裏，謙讓一回，就同小廝走過來坐於火邊。那時以翁更加親熱，便稱起劉老的號來說：『近河，怎麼只有你老夫妻兩位嗎？想令郎們一定另居別處。』劉公答道：『夫妻癡長六十四歲，從來不曾生育過。老兒又問：『爲



什麼不承繼一個呢？劉公答道：『我心裏起初也這樣。因常見人家承繼來的，非但不能當家替力，反而多惹閒氣，不如沒有了倒也清淨。需要得急切，總不能有個中意的，所以我丟了這個念頭。假使得你令郎這樣一個那就好了，只是如何能夠？』深深底嘆着氣，兩下閒話一回，看看已晚，老兒討了一個燈火，同兒子到客房中安歇去了。他對兒子說道：『今天幸運，遇着好人救濟。明日不管天晴天雪，早些走罷！打攪他們心上不安。』兒子說：『爹說得是。』當夜安歇，沒有什麼可說。

不想老兒受了些風寒。到了後半夜，忽然

火一般地熱起來，口內只是氣喘要茶水喝。叫小廝夜晚間在客店內，那裏去取？巴到天明起來開房門看時，那劉老夫妻還未起身。他又不敢驚動，仍把門兒掩上，守在床側。過一回，只聽得外面劉公的咳嗽聲響，小廝便開門出去。劉公一見就問爲何起得這樣早。小廝便把父親的病說了，劉公道：『啊呀！想是他昨日受些寒了。冷水怎麼吃得？讓我燒些熱湯與你。』小廝口稱不敢勞動公公，劉公卻叫媽媽去燒了一大壺開水。劉公親自送到房裏，小廝扶起爸爸，吃了兩碗。老兒睜眼看見劉公在旁，謝道：『難爲你老人家，怎生報答？』劉公走近前道：『別這樣說。你且安心自在靜養，睡得暖些，發出一身汗來就好了。』小廝輕輕地把他臥下，劉公替他把他被兒蓋好。見那被兒單薄，說道：『這般薄被怎好發得出汗？』媽媽在門口聽見，立刻即去取出一條大絮被來道：『小官兒，有被在此，你與他蓋好。』小廝便把被接去，劉公替他把他被蓋停當，方纔走出。隔一刻劉老梳洗過了，又走進來問：『可有汗嗎？』小廝道：『我才摸時』



並無一點汗息。』劉公道：『沒有汗，這寒氣是受得很重了。必須請個太醫來用藥，喝了才會出汗。』小廝道：『公公，爸爸身邊無錢，用什麼來請醫服藥？』劉公道：『不消你費心，有我在。』小廝聽見便叩頭謝恩，劉公連忙扶起道：『不要如此。既在此安宿，我便是親人了，豈能忍心坐視？你自去房中服侍，老漢替你請醫。』這一日雪止天晴，街上的積雪被車馬踐踏，盡爲泥冰，有一尺多深。劉公穿個木屐出街頭，望了一望後，轉身進門，從屋後牽出一個驢兒，騎了出門而去。幸喜太醫住得還近，不多時便到了。那太醫也騎個驢兒，背着藥箱隨在後。

面到門首下了驢。劉公請進堂中喝過茶，然後引至房裏。此時老兒已是昏迷不省人事。太醫診了脈說道：『這是染感了傷寒，風邪已入於腠理，乃不治之症。別個醫家也許會說還可以救得。學生是老實的，不敢相欺，這病下藥也不得奏效。』小廝聽說嚇得淚如雨下，拜倒在地，哀求太醫用藥。太醫把他扶起，回絕了他。經劉公一番勸說以後，太醫纔說：『既是長者這般說，且用一帖藥看。假使喝後發汗，便有再生之機，速來報我，再換藥與他喝。假使喝後仍舊如此，那這病就無救了，不消再來覆我。』太醫開了藥箱，撮了一帖藥劑，遞與劉公道：『用生薑爲引，快煎與他吃。這是萬分之一的希望。』劉公接了藥，便去封出一百文錢送與太醫道：『些少藥資，權爲禮物。』太醫必不肯受而去。劉公夫妻兩口親自把藥煎好，到了房中，與小廝相幫扶起老兒，吃了藥後，把被沒頭沒腦地蓋着。小廝在旁守候。劉公因此事忙亂一朝，把店中生意都耽擱了。連飯也沒工夫燒，直到午上方吃早膳。劉公喚小廝吃飯，小廝見父親病重，心

中慌急，那裏想吃？再三勸慰，纔吃了半碗。看看天晚，摸摸老兒身上並無一些汗點。那時連劉公也慌張起來，又去請太醫時，堅決地不肯來了。到第七日老兒離世長逝了。

可憐那小廝申兒哭倒在地。劉公夫婦見他哭得悲切，也涕淚交流，扶起勸道：『方小官！死者不可復生，哭之無益。你且將息自己身子要緊。』小廝雙膝跪下哭告道：『兒不幸，前年喪母，未能入土，故與父謀歸原籍，求取些銀兩來殮葬。來到此處遇雪，得遇恩人如此厚待。父親得病，又蒙恩人這般救護。兒只指望父親全愈之日圖報大恩。那知竟一病不能再起，有負盛意。此間舉目無親，身伴無錢，衣棺之類，料不能辦。欲求恩人借數尺之土，把父骸掩蓋。兒情願終身奴僕以償大德，不識恩人肯見允否？』說罷拜伏於地。劉公扶起道：『小官人休慮。這送終之事由我料理，豈可即行藁葬？』小廝又哭拜道：『得求隙地埋骨，已出望外，豈敢復累恩人費心破鈔。此恩此德教兒將何圖報？』劉公

道：『這是我平昔志願，誰望你的報償？』當下取了銀子去買辦衣衾棺木，喚兩個土工來收拾，入殮過了，又備了羹飯祭奠。小廝心裏的悲慟，自不必

說。就抬到屋後空地上，埋葬既畢，又立一個碑額，上寫『龍虎衛軍士方

勇之墓』。諸事完成，小廝向劉公夫婦叩頭拜謝。過了兩日，劉公對小廝道：

『我欲叫你回去訪問親族來搬喪歸鄉，又怕你年紀幼小，不認得路途，你且暫住我家，俟有認識的在此經過，託他帶你回鄉，然後徐圖運柩回去。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』小廝跪下泣告道：『現受公公如此大恩，地厚天高，未曾報得，豈敢言歸？且恩人又無子嗣，兒雖不才，倘蒙不棄，收充奴僕，朝夕服侍，少效一點孝心，萬一恩人百年之後，亦堪爲墳前拜掃之人。那時到京取回先母遺骨，同父骸葬於恩人墓道之側，永守於此。這便是兒之心願了。』劉公夫婦大喜道：『若得你肯如此，乃天賜與我後嗣，豈有爲奴僕之理？今後當以父子相稱。』小廝道：『既蒙收留，卽今日就拜了爹媽。』便掇兩把椅兒居中放下，請老夫



婦坐了，四雙八拜認爲父子，後遂改姓爲劉；劉公又不忍沒其本姓，就將方字爲名，喚做劉方。自此日夜辛勤，幫家過活，侍奉劉公夫婦，極其盡禮孝敬。老夫婦也把他如親生子一般看待。

時光似箭，劉方已在劉公家裏過了兩個年頭。時值深秋，狂風暴雨，已半月有餘。運河裏的水因此暴漲，好像沸水一般，又緊又急；往來的船隻，壞了無數。一日午後，劉方在店中收拾，只聽得人聲鼎沸，連

忙出來觀看，見岸上人擁擠不開。上前看時，卻是上流頭一隻大客船，被風浪打壞，躺將下來。船上的人飄溺離散，已去大半，餘下的抱桅攀舵，號呼哀泣，狂呼救命。岸上看的人雖然有救撈之念，只是風勢利害，誰肯冒險救人？眼巴巴看他一個個落水，口中只好喊着可惜而已。忽然一陣大風把那船吹近岸旁，

上的人，不約而同地喊：『好了！』頃刻間，挽撓鉤子二十多張一齊下來，搭住那船，救起十多個人，各自分投客店內。其中有一個少年，年紀不上二十，身上被挽鉤戳傷幾處，行走不動，倒在地下，氣息奄奄，但是尙緊緊抱住一隻竹箱，不肯放捨。劉方在旁觀景傷心，觸動了往年自己冬間之事，有心要救他性命。急急轉家把上項事報知劉公夫婦，意欲扶他回家調養。老夫婦當然贊成。劉公便和劉方同去。兩人行至岸口，只見衆人正圍着那少年觀看。劉公分開衆人，捱身而入，叫道：『小官人你掙扎着，我扶你到家去休息調治。』那少年睜眼看了一看，點點頭兒。劉公同劉方向前攙扶。一個年幼力弱，一個老年衰邁，全不濟事。旁邊轉過一個少壯有力的人，向前一抱，輕輕的就扶了起來。那人在右，劉公在左，兩邊挾住，肱膊便走。少年雖然說話不出，心下卻甚明白，把嘴努着竹箱。劉方道：『這箱子待我與你馱去。』說罷背在肩上，在前開路。衆人閃在兩邊，讓他們前行，隨後便都跟來看熱鬧。內中有認得劉公的，無不誇讚。

劉長者的義氣，也有不認得的，卻在那裏紛紛猜疑。姑且不去說它。



劉公同那後生扶少年到家，向一間客房裏放下。劉公叫聲『勞動』後生自去。劉方把竹箱就放在少年之旁。劉媽媽連忙去取乾衣與他換下溼衣，然後扶在鋪上。原來落水人吃不得熱酒。劉公曉得此道，故教媽媽取酒略溫一下，儘着少年痛飲。就取劉方的臥被與他蓋了。夜間即叫劉方伴他同臥。到次早，劉公進房來探問，那少年已覺健旺，連忙掙扎起來要下床稱謝。劉公急止住道：『莫要勞動。調養身子要緊。』那少年便向枕上叩頭道：『小子乃垂死之人，得公公救拔，實乃再生父母。但不知公公尊姓大名？』劉公道：『老拙姓劉。』少年道：『原來與小子同姓。』

劉公道：『官人那裏人氏？』少年答道：『小子劉奇，山東張秋人氏。二年前隨父三考在京。不幸遇了時疫，數日之內父母俱喪，無力扶柩還鄉，只得將來火化。』指着竹箱道：『奉此骸骨歸葬，不想又遭此大難，自分必死。天幸得遇恩人救我之命。只是行李俱失，一無所有，將何報答大恩？』劉公道：『官人差矣。不忍之心人皆有之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若說報答便是爲利了，豈是老漢的本念？』劉奇聽說愈加感激，將息了兩日便能起身，向劉公夫婦叩頭泣謝。那劉奇爲人溫柔俊雅，禮貌甚恭，劉公夫婦十分愛他，早晚好酒好食款待。劉奇見如此殷勤，心下好生不安，欲要辭歸，怎奈鉤傷之處潰爛成瘡，步履不便，身邊又無盤纏，不能行動，只得權且住下。

卻說劉奇與劉方年貌相似，情投意合，各把平生患難細說。兩人因念出處相同，遂結拜爲兄弟，友愛如嫡親一般。一日劉奇對劉方道：『賢弟如此青年美質，何不習些書史？』劉方道：『弟甚有此志，只是無人教導。』劉奇道：『

不瞞賢弟說，我自幼攻書，指望致身青雲，不幸先人棄世後，無心於此。賢弟肯讀書時，尋些書本來待我指引便了。」劉方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乃弟之幸也。」連忙對劉公說知。劉公見說，不勝欣喜，便去買了許多書籍。劉奇盡心指教。那劉方穎悟過人，一誦即解。日裏在店中看管，夜間挑燈而讀。不過數月，經書詞章無不精通。且說劉奇在劉公家中住有半年，彼此親愛勝如骨肉。只是終日坐食心有不安。此時瘡口久愈，思想要回故土，來對劉公道：「多蒙公公夫婦厚恩大德，非口舌可道。今欲暫辭公公，負先人骸骨歸葬。服滿之後當圖報效。」劉公道：「此乃官人的孝心，怎好阻擋。但不知幾時起行？」劉奇道：「今日告過公公，明早就走。」劉公便說要替他覓船。劉奇卻執意要步行。劉公愁他身子怯弱，他卻不怕辛苦。劉公想了一想，口中不說什麼，便教媽媽整備酒肴與劉奇送行。飲至中間，劉公泣道：「老拙與官人萍水相逢，聚首半年，恩同骨肉，實是不忍分離。但官人送尊人入土，乃人子大事，故不好強留。只是自今一別，